

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对高中生英语阅读成绩的交互影响研究综述

马小霞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7日

摘要

阅读是一个需要读者从书面语言中解码和建构意义的复杂过程。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分别从认知和情感层面影响二语学习。情绪与认知是人类大脑中两个密切关联的因素, 共同影响个体行为。然而,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 缺乏对二者在阅读理解中交互作用的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批判性整合发现, 现有研究存在结论碎片化、侧重认知、侧重情感、缺少跨领域对话、对交互效应实证不足等问题。此外, 尽管近期研究开始关注情绪与二语成绩的关系, 但专门针对情绪与二语习得过程本身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在梳理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 并依据机制理论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以期对二语阅读教学提供启示。

关键词

话题熟悉度, 外语愉悦, 阅读理解, 交互效应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Topic Familiarity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Performance: A Research Review

Xiaoxia M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26, 2026; published: July 7, 2026

Abstract

Reading is a complex process in which readers decode and construct meaning from written language. Topic familiarity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influence second language (L2) learning from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Emotion and cognition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in the human brain and jointly shape individual behavior.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single factors, lacking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ir interaction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ritic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predominant single-factor orientation in existing research: most studies have focused either on cognitive dimensions alone (e.g., the effect of topic familiarity on reading) or on affective dimensions alone (e.g., the role of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with little to no research incorporating both factors into a single design to test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a gap this review seeks to highlight. Moreover, although recent studies have begu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L2 performance, research 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he L2 acquisition process remains insufficient.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on topic familiarity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this paper identifies gap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proposes future directions,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L2 reading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otential intersection of schema theory and broaden-and-build theory.

Keywords

Topic Familiarity,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teractive Effec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学习者并非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而是具有主动学习和创造能力的个体。然而，过去几十年的二语习得研究往往聚焦于认知层面，忽视了情绪等非认知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1]。2012年积极心理学被引入二语研究领域后，愉悦、焦虑、无聊等情绪受到广泛关注，情绪与认知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逐渐得到认可。但与工作记忆、语言学能等认知因素相比，二语学习情绪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情绪与听、说、读、写等具体语言技能之间联系的探讨较为缺乏。

阅读作为外语学习的基本技能，在教育教学和日常交际中占据重要地位。《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¹指出，阅读能为学习者提供掌握词汇的语境，培养文化意识，提升思维能力，习得学习策略。然而，阅读是一个复杂过程，受到诸多因素影响。Carrell [2]指出，理解文本是读者背景知识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有效地理解需要将文本材料与自身知识相联系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先验知识对阅读理解有显著影响[3][4]，但值得注意的是，话题熟悉度不仅是一个认知变量，还与学习者的情绪体验密切相关[5]。

鉴于上述问题及阅读在二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本文旨在梳理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对高中生英语阅读理解成绩影响的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现有研究在整合认知与情感因素方面的结构性不足，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基础。

¹<https://www.pep.com.cn/ebook/2020gzkcbz/yy/mobile/index.html>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阅读理解

Goodman [6]的开创性研究将阅读视为“心理语言学猜测游戏”，促使二语研究者探索阅读的独特动态。Carrell [2]强调，文本作为一套线索，引导读者利用现有背景知识建构意义。Snow [7]将阅读理解定义为通过文本、读者认知资源和阅读活动目的之间的互动，同时提取和建构意义的过程。近期研究将焦点扩展到阅读策略、技能及影响因素[8]，凸显了阅读理解作为多层面认知现象的复杂性。

2.2. 话题熟悉度

话题熟悉度指读者关于特定主题的既有背景知识和先前经验[5]。Carrell [2]较早阐述，文本中大部分意义的产生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读者的背景或图式知识。Mason 和 Krashen [9]阐明，既有知识有助于从文本中提取意义、支持预测性推理并使推断成为可能。话题熟悉度已被证明能够调节学习者对任务复杂度的感知[10]，较高的话题熟悉度与语言表现中更高的准确性和复杂性相关[11][12]。话题熟悉度植根于学习者的背景知识，存储于长时记忆，是语言处理中的关键认知资源。

2.3. 外语愉悦

自积极心理学引入二语习得领域[13]，愉悦、兴趣等积极情绪受到越来越多关注。Csikszentmihalyi [14]指出，愉悦的特点是“新奇感和成就感”，有助于个人发展和长期幸福感。Dewaele 和 MacIntyre [15]将外语愉悦定义为在特定二语环境中产生的愉悦、兴趣和不无聊的感受，分为个体愉悦、教师相关愉悦和环境愉悦。外语愉悦是一种处理性情绪，当学习者遇到困难时可充当动力源，也是“心流”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

3. 研究现状

3.1. 话题熟悉度与阅读理解研究

图式理论及其对阅读理解的影响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探讨如何利用话题熟悉度提升阅读理解，另一类关注与话题熟悉度相互作用影响阅读理解的因素。现有研究虽积累了丰富证据，但多停留于“话题熟悉度是否有效”的层面，缺乏对作用边界与调节机制的批判性整合。

在阅读教学领域，读前活动是与话题熟悉度相关的重要研究点。齐齐与李陆平[16]发现，话题熟悉度能使学习者激活现有图式，巩固和补充新信息，提升学习效果。但这一结论存在重要前提：Kaefer [17]的批判性研究指出，对于已熟悉话题的学生，单纯激活现有知识的边际效用有限，培养注意力和高级理解技能的活动更为关键。这一矛盾表明，话题熟悉度的作用并非线性正向，而是受学习者已有知识水平的调节。

更值得关注的是学习者内部差异。Smith [18]强调，背景知识对强弱读者产生分化影响：背景知识较低的读者从高度连贯的文本中受益更多，而较弱读者在具备高度背景知识时可部分弥补阅读技能不足。这一发现提示，话题熟悉度可能通过与阅读能力的交互作用影响整体表现，而非独立发挥效能。

在文本内容方面，部分研究者探讨传统文化融入阅读教学。刘丽平[19]建议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重构英语文化知识，丰富学生内容图式。龚光芬[20]指出，将文化文本作为读前活动，既能丰富教学内容，也为学生接触多元文化提供机会。但这些研究多聚焦内容引入，未深入探讨当话题既陌生又缺乏情感吸引力时，认知与情感如何协同或冲突。

研究者还探讨了阅读理解文本与话题熟悉度的关系。Tarlani-Aliabadi 等[21]发现，除具备话题熟悉度

外,考生还需精通特定语言规则和语法结构。这一结论实质上揭示了话题熟悉度的局限性:它不能替代语言能力,且可能与语言水平产生交互效应,而现有研究鲜少对此进行系统检验。

综上所述,话题熟悉度的研究虽已揭示其认知机制,但几乎未涉及情感变量(如愉悦)如何与其交互影响阅读理解,这一空白亟待填补。

3.2. 外语愉悦与二语习得研究:从情绪描述到动态交互

与话题熟悉度研究类似,外语愉悦领域也存在“重描述、轻整合”的倾向。李成陈[22]指出,二语学习情绪具有技能特异性,不同语言情境中的情绪体验存在差异,呼吁针对个体技能开展更精细的情绪研究。

在情绪对比研究方面,Dewaele和Jean[13]调查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发现学习者外语愉悦水平显著高于焦虑水平。彭与胡[23]进一步探讨两者对学习投入的共同影响,发现低焦虑高愉悦情境下的投入显著更高。陈秋珠[24]发现,积极情绪能提升阅读理解,但强烈消极情绪也能推动技能进步。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将愉悦与焦虑视为平行变量,未深入分析二者在不同任务情境下的动态权重变化。

在情绪与其他变量的联合效应上,胡与朱[25]考察三种心理需求对外语愉悦的影响,发现自主感知无显著影响。Dewaele[26]观察到学习者对学习情境的态度随时间下降。马与李[27]发现批判性思维通过愉悦间接影响二语成绩。于、彭和黄[28]发现愉悦与投入存在动态协同交互作用。但这些研究仍以“变量→愉悦→成绩”的线性链条为主,尚未充分探讨愉悦在不同认知负荷条件下的触发与衰减机制。

可见,外语愉悦研究多聚焦于情感本身的触发与作用路径,尚未系统考察其与认知变量(如话题熟悉度)在具体任务中的协同或冲突效应。

3.3. 研究述评

综合上述分析,现有研究存在三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缺乏批判性整合。多数研究在“研究现状”部分呈现结论罗列(A发现了X,B指出了Y),而未对不同结论之间的冲突、边界条件和调节因素进行系统性对话。例如,话题熟悉度对强弱读者的分化效应,与外语愉悦在不同焦虑水平下的差异化作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交叉调节,但目前尚无研究将其纳入同一框架。

第二,交互作用研究空白。话题熟悉度作为重要认知因素,与外语愉悦如何在阅读理解中产生交互作用,目前缺乏系统研究。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多采用单一变量分析,较少采用双因素设计考察认知与情感交互效应。从研究对象看,针对高中阶段英语学习者的研究相对有限,而这一群体正处于认知发展和情感变化关键期。从研究内容看,情绪与具体语言技能的关联研究亟待加强。

第三,教学启示脱离交互机制。现有建议多停留于“激活背景知识”“提升愉悦水平”等通用层面,未针对不同话题熟悉度与愉悦水平的组合情境提出差异化策略。

4. 研究展望与教学启示

4.1.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结构性诊断,未来研究应从以下方向深入探讨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对阅读理解的交互影响,并关注具体操作挑战。

在研究内容上,应重点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机制,尤其是可能存在的“补偿效应”与“冲突效应”。例如:当话题熟悉度较低时,高外语愉悦是否能够部分弥补认知资源的不足?反之,当外语愉悦水平较低时,高话题熟悉度能否维持基本的阅读投入?此外,还应探索是否存在“过犹不及”效应——过高的愉悦是否可能分散注意力,降低深度加工的精度?

在研究方法上, 双因素实验设计虽是必要路径, 但需注意以下操作挑战: 第一, 话题熟悉度的操控需区分“客观熟悉度”(如校园生活)与“主观熟悉度”(个体差异), 建议采用前测+实验后测分离设计; 第二, 外语愉悦的诱发不宜采用单一情境任务, 而应采用多时点生态瞬时评估, 避免一次性测量带来的情境偏差; 第三, 阅读理解成绩的测量需区分字面理解与推断性理解, 因为认知与情感的交互模式可能在不同理解层次上表现不同。

在研究对象上, 应更多关注高中阶段英语学习者, 并纳入不同阅读水平的学生进行分组比较, 以检验交互效应是否受语言能力的调节。同时, 建议结合半结构化访谈, 深入了解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与认知策略使用的实时变化, 揭示交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未来研究也应预判交互效应可能不显著甚至反向(如高愉悦导致分心), 并据此设计验证性分析方案。

4.2. 教学启示

基于对交互效应的预期, 教学启示应直接源于认知与情感的可能组合情境, 而非泛化建议。

第一, 对于学生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 教师应避免过度激活背景知识, 而应设计分析、比较、评价等高水平思辨任务, 以防止“虚假流畅”——即学生因话题熟悉而跳过深度加工, 导致理解停留在表层。此时, 愉悦更多来源于认知挑战带来的成就感。

第二, 对于学生不熟悉但必须教授的话题(如科技、环保类复杂文本), 教师不宜直接追求愉悦情绪, 而应通过结构化知识铺垫(如情境导入、可视化工具)降低认知负荷。在此基础上, 设计具有适度挑战性的思辨性任务, 使学生在“从陌生到掌握”的过程中生成新的愉悦体验, 而非强行植入趣味元素。

第三, 对于熟悉但枯燥的话题(如语法规则类阅读材料), 教师可引入社会性互动(如小组角色扮演、观点辩论), 以外语愉悦中的“环境愉悦”维度弥补材料本身的趣味性不足。前者强调以愉悦补偿认知资源不足, 后者强调以认知挑战生成新的愉悦体验。二者机制不同, 教学策略也应有别。

第四, 教师进行阅读能力评估时, 应考虑话题熟悉度与愉悦水平的交互影响。低分可能反映话题不熟悉或即时情绪低落, 而非能力欠缺。建议评估包含熟悉与不熟悉话题的混合, 并辅以简短的情绪状态记录, 以提高评估的公平性与解释力。

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教学启示基于预期的交互效应, 尚未得到实证验证, 教师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学生反馈灵活调整。

5. 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对阅读理解影响的相关研究。二者分别从认知和情感层面影响二语阅读, 且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本文在批判性整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 当前研究存在结论罗列多于机制对话、交互效应实证不足、教学启示脱离交互情境等结构性问题。未来研究应通过克服操作挑战的双因素实验设计, 深入探究话题熟悉度与外语愉悦的交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关注高中阶段英语学习者。

参考文献

- [1] 李成陈. 二语学习中的情绪研究: 回顾与展望[J]. 现代外语, 2024, 47(1): 63-75.
- [2] Carrell, P.L. and Eisterhold, J.C. (1983) Schema Theory and ESL Reading Pedagogy. *TESOL Quarterly*, 17, 553-573. <https://doi.org/10.2307/3586613>
- [3] 顾琦一, 陈方. 不同话题熟悉度阅读中工作记忆与二语水平的作用[J]. 现代外语, 2020, 43(5): 705-717.
- [4] 秦洁, 吴王姣. 读后续写中话题熟悉度与学习者创造力的交互效应[J]. 现代外语, 2024, 47(2): 222-233.
- [5] Abdi Tabari, M., Bui, G. and Wang, Y. (2021) The Effects of Topic Familiarity on Emotionality and Linguistic

- Complexity in EAP Writi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8**, 1616-1634.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11033565>
- [6] Goodman, K.S. (1967) Reading: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 *Journal of the Reading Specialist*, **6**, 126-135.
<https://doi.org/10.1080/19388076709556976>
- [7] Snow, C. (2002).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Toward an R & D Program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RAND.
- [8] Pourhosein Gilakjani, A. and Sabouri, N.B. (2016)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EFL Learn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 and 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6**, 180-187.
<https://doi.org/10.5539/ijel.v6n5p180>
- [9] Mason, B. and Krashen, S. (2004) Is Form-Focused Vocabulary Instruction Worthwhile? *RELC Journal*, **35**, 179-185.
<https://doi.org/10.1177/003368820403500206>
- [10] Skehan, P. (2013) Task Complexity and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Indone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 1-14.
- [11] Robinson, P. (2001) Task Complexity, Task Difficulty, and Task Production: Exploring Interactions in a Componential Framework. *Applied Linguistics*, **22**, 27-57. <https://doi.org/10.1093/applin/22.1.27>
- [12] 顾琦一, 赵婵婵, 金夏妃. 话题熟悉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读后续写的影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5(2): 43-51, 160.
- [13] Dewaele, J. and MacIntyre, P.D. (2014)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 237-274. <https://doi.org/10.14746/sslit.2014.4.2.5>
- [14]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Harper & Row.
- [15] Dewaele, J. and MacIntyre, P.D. (2016)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Right and Left Feet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 Gregersen, T., MacIntyre, P.D. and Mercer, S., Eds.,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15-236. <https://doi.org/10.2307/ij.30945667.12>
- [16] 齐齐, 李陆平. 图式理论与英语阅读前教学活动[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S1): 40-49.
- [17] Kaefer, T. (2020) When Did You Learn It? How Background Knowledge Impacts Attention and Comprehension in Read-Aloud Activitie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55**, S173-S183. <https://doi.org/10.1002/rrq.344>
- [18] Smith, R., Snow, P., Serry, T. and Hammond, L. (2021) The Role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Critical Review. *Reading Psychology*, **42**, 214-240. <https://doi.org/10.1080/02702711.2021.1888348>
- [19] 刘丽平. 高中英语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阅读教学策略探微[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0, 24(6): 91-95, 100.
- [20] 龚光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渗透策略探究[C]//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 2025 素质教育创新发展交流会议论文集(上册). 2025: 485-486.
- [21] Tarlani-Aliabadi, H., Tazik, K. and Azizi, Z. (2022) Exploring the Role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Specific-Purpose Tests in Higher Education.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 **12**, Article No. 48. <https://doi.org/10.1186/s40468-022-00198-x>
- [22] 李成陈, 李崑, 江桂英. 二语学习中的情绪研究: 回顾与展望[J]. 现代外语, 2024, 47(1): 63-75.
- [23] 彭仁忠, 胡启琴. 外语焦虑与愉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J]. 外语界, 2025(1): 64-72.
- [24] 陈秋珠. 情绪影响初中生英语阅读成绩的实验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1(4): 111-114.
- [25] 胡洁, 朱一凡.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的影响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5(1): 75-83, 147-148.
- [26] Dewaele, J., Botes, E. and Meftah, R. (2023) A Three-Body Problem: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Enjoyment, and Boredom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3**, 7-22.
<https://doi.org/10.1017/s0267190523000016>
- [27] 马蓉, 李成陈. 思辨倾向与外语愉悦、外语成绩及人口学变量的关系: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5): 113-122, 148.
- [28] 于涵静, 彭红英, 黄婷, 郑咏滢. 外语愉悦和学习投入的历时发展研究[J]. 现代外语, 2024, 47(1): 101-113.